



# 弦歌不辍,城市与文艺共生

◆ 卜翌



为期一个多月的上海国际艺术节,在晚秋时节落下帷幕。回顾这场艺术的飨宴,从国际一流乐团的恢宏交响,到大师级舞团的肢体叙事,再到中外名剧的多版本演绎……当一座城市能够支持高频率、跨门类、跨地域的演出时,其文化也已进入到主动选择和参与的阶段:“秒空”“抢不到”“补票求转”成为常态,对某些剧团“每年必刷”和对某些剧“连刷三年”亦不稀奇。艺术节是盛开在上海文化沃土上的璀璨花朵,吸收着这片土壤经年累月积淀的养分,是与整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审美积累、历史记忆和精神习惯的彼此照应,同时又以更前沿、更高品质的艺术体验,反哺于上海市民的艺术生活。上海国际艺术节与这座城市的文艺沃土,正是一脉同承、相互滋养、共生共荣。

漫步在梧桐掩映的上海街区,会发现文艺并不是附加在城市之外的“活动”,而是与日常深度交织的存在——不时地,从一栋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公寓里传出婉转悠扬的

钢琴弹奏;抑或从相邻的弄堂飘来圆号、萨克斯风的醇厚婉转;间或还有二胡与笛子的旋律交织……这皆是上海居民社区最寻常不过的生活背景声音。

上海拥有一群数目庞大的交响乐发烧友,他们不仅熟悉古典音乐的基本结构与演奏传统,对曲目与大师如数家珍,还有独到的个人见地。在诸多演出现场,常能看到两鬓斑白的老者与年轻乐迷热切交流,他们对各乐团历史、指挥风格、不同年代演奏版本的差别都了如指掌。

这样的音乐素养,绝非一日之功——上海是中国最早接触和普及西方古典音乐的城市之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已成为远东地区最具活力的音乐之都。当时的上海工部局乐队,即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是亚洲最早的交响乐团之一。至于本土的江南丝竹、越剧、沪剧等,又在另一维度丰富了这座城市的音乐生态。中西合璧的文化基因,造就了上海乐迷开阔的视野和高水准的鉴赏能力,长期的耳濡目

染令他们并不满足于“听过”,更追求“听懂”和“比较”。音乐在这个城市,并非阳春白雪,而是家庭教育和个人修养的一部分。这种自下而上的普及,为艺术节培养了海量且品质卓越的听众群,他们成了音乐会票房的根本保障。

在音乐之外,这座城市与舞蹈的缘分同样并非近事。早在上世纪中叶,上海便涌现出一批活跃于国际舞台的舞者,在芭蕾、民族舞等领域获得重要奖项,成为中国最早与世界舞蹈体系发生实质性连接的城市之一。舞蹈团体与专业院校相继建立,一代代舞者在上海成长、训练、登台,令这座城市很早便具备了较为完整的舞蹈生态。

而后,舞蹈亦逐渐融入城市公共生活之中。时至今日,面向各个年龄层的各类舞蹈教室遍布街区,从成人芭蕾、现代舞、爵士舞到民族舞与世界舞蹈,课程体系高度成熟。职场中人把跳舞当作对抗疲劳与重建身体秩序的方式,退休人群则旨在延续肢体的敏捷与精神的热度。这些广泛

而稳定的“舞者”,更懂得以身体去理解作品的难度、张力与节奏,对舞台艺术也能有更高的尊重与耐心,亦令上海始终保持着对舞剧与舞蹈演出的高度接纳与消费能力。

戏剧更是如此。上海观众对经典文本的熟悉程度常常令来访剧团惊叹。作为中国最早接触并融合西方话剧体系的城市,上海也是中国现代戏剧真正意义上的发源地之一。早在上世纪初,新式剧场与文明戏便在此生根,知识分子、留学生和戏剧人引进莎士比亚、契诃夫、易卜生等剧作,而左翼戏剧运动、新文化运动等也都在此城造就一时风云。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建立起完整的戏剧创作与演出体系,话剧院团、戏曲剧场和戏校互为依托,使专业化发展得以延续。

回溯过往,上海戏剧屡焕生机,既保持经典剧目的常演不衰,又积极吸纳先锋戏剧、实验舞台与青年创作力量。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始终拥有更为稳定的剧场结构:从大剧院到黑匣子,从专业院团

到民营剧场,从传统戏曲到当代戏剧,演出空间梯度完整,类型多元。更重要的是,上海有真正“懂戏”的观众。不少人连年追捧,看的是导演对经典文本的不同解读,或者极具风格的创新。他们成了艺术节最为挑剔,但也最为热情的观众。

正是在这样丰厚而活络的戏剧环境中,上海国际艺术节的戏剧板块才能拥有其自身的分量。上海的观众不因“国际”二字盲目追捧,却是以成熟的眼光判断作品价值;而优秀的海外剧目也愿意在上海首演或反复到访,因为这里的观众懂得如何以热烈与理性并存的方式回应舞台创造。上海与戏剧之间的关系,从来不是某一代人的热情,而是一种跨越百年的传承。

上海国际艺术节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这份渊源,既是历史的馈赠,也是市民努力的结果。这座城市深厚的文艺修养为艺术节提供了理想的观众基础和接受环境,使得高水平的演出能够得到应有的理解和欣赏;艺术节则以其无可替代的国际视野和平台效应,通过集中呈现国内外顶尖作品,不断拓宽上海观众的艺术视野,提升其审美标准,并激发了本土艺术界的创作活力。这种相互滋养和彼此成就,才是所谓“最文艺”之城的关窍。

“艺脉”相承,弦歌不辍,艺术节落幕,艺术却未停歇。上海与国际艺术节的故事,是一段相互成就的美谈。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



# 让碰撞的火花成为照亮戏剧的光芒

——评新编历史京剧《武帝刘彻》

◆ 方家骏

真让人有在逼仄的戏曲小房子里透出一口气的舒爽,而亦文亦武的题材也很适合京剧大展拳脚。

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千古一帝”的皇朝统领有几位,但不多,汉武帝刘彻算一个。皇皇帝业如何去表现?“写一生”,还是“写一段”?开局之初,这成了主创团队最艰难的选择。经历了几次颇为痛苦的大翻盘,最终选定聚焦汉武帝青壮年时期反击匈奴、平定战祸、开疆拓土、奠定西域通道的历史瞬间,来展现其“使中国千万年皆食其利”的宏图伟略。应该说,“写好一场伟大战役”的戏剧构想,在之后的创排、加工过程中始终没有动摇;开始的掂斤播两,成就了一部新编历史剧扎实的基础。

有人说,上京擅写“男人戏”;也有人说,新编历史剧是“海派”京剧的一大特色。客观看,上海京剧院自《曹操与杨修》以来的一系列新编历史剧,都遵循了一条创作规律,那就是浓墨重笔写好人物关系。其中,“君臣关系”承载着复杂的历史命题和深刻的人格剖析,最具典型意义;对于一部戏剧来说,也最有利于凿开历史人物幽深的精神世界,将其拓展成具有镜像意味的“史诗”。京剧《武帝刘彻》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史

诗境界的历史剧新作。凭借成熟的创作经验,主创团队下大力气刻画君与臣在重大历史选择前的尖锐冲突,让思想碰撞的火花成为照亮戏剧的光芒。

全剧写了三段几乎为平行的人物关系,形成了多维度反映“一场战役”的立体视角:面对战事吃紧、天灾粮断,重臣公孙弘出于为君分忧的目的,私放粮,济民难,自担死罪。从不可调和的对立,到君臣敞开心扉,理智面对人生中的两难,戏剧悬念伴随着戏剧矛盾一路生长,戏煞是好看。编剧将“戏扣”打成死结,又顺滑打开的手段颇为高明。陈圣杰以“言派”演绎老臣公孙弘,唱腔古朴沉郁,高回低转有如幽谷滴水,转眼间蜿蜒成溪,极富人物塑形功能;刻意经营的尾腔,充分发挥了“言派”声腔善于表达情感的特点,让人仿佛听到一位垂亡老者的灵魂撕扯与战栗。

第二段关系直指信念的抵牾:受重托挥师北伐的张骞战败,内心交织着悔痛——悔的是征战失利贻误大局,痛则痛数千汉家将士血洒疆场,魂游他乡。无解的矛盾和如何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来处置这一矛盾,铺陈出一场火花四溅的对手戏。今天的我们,对张骞不可谓不熟,大体印象是他持节出使,成为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丝绸之

路”的开拓者。殊不知张骞领过兵打过仗,还打过败仗。京剧《武帝刘彻》撷取这一历史片段,形成大胆的戏剧构想,使其成为展现历史人物心理图谱的有效契机,也使今天的人们对“张骞二使西域”的背景有了更深的了解。“死牢”里“披肝沥胆不尽言”的君臣对话可谓精到。剧中,经历了深度叩问、心象转化的张骞,以麒派老生来演绎显得十分匹配。张骞的饰演者鲁肃为麒派艺术第四代传人,在处理“腔”与“情”的关系上表现出高度艺术自觉,一段耳熟能详的麒腔“高拨子”承袭了苍劲的麒风,在运腔上则作出新的处理,听来既符合情境、人物,也是根脉结实、韵味醇厚的麒门正路。

一部剧,三个老生同台飙戏,敢这么安排,足见有底气。这个底气来自上京在流派传承和人才方面的积累。汉武帝饰演者傅希如宗“余派”,他说过去创排新编戏,会从其他老生流派中有所汲取,“在这部戏里,我尽量避免靠近言派、麒派,目的就是让同台老生呈现出不同成色,有鲜明的辨识度。”凭借得天独厚的嗓音条件,他融合“高派”立音峭拔、擞音圆润的特点,以遏云裂帛之声映衬出汉武帝的独特气质。《夜无眠》《孤军无援入险境》等重要唱段,着力表现汉武帝对江山安危之忧思,唱腔结构宏阔,板式灵活丰

富,傅希如处理得华丽而细腻,将一个远逝王朝的强者心声挥洒得淋漓尽致。三个老生流派,或儒雅中正,或铿锵激扬,在唱腔艺术上形成的整体性构建,不仅是一种艺术策略,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京剧老生美学的新高度。

全剧以武戏收场,是我要说的第三段关系:霍去病河西一战纵深迂回,兵出奇谋;远在千里之外的汉武帝审时度势,内心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这不是一般的信任,是一种精神共鸣,他看到了少年将军对自己毕生抱负的深刻理解,也看到了自己的青春和雄心在另一个生命中燃烧。一段平行时空双线叙事,颇为动人,基于共同理想的生命托付,从本质上改写“君命臣从”的历史局限。霍去病一角由武小生应工,演员孙亚军出手凌厉,唱念俱佳。一段借鉴南派武戏《雅观楼》的“耍令旗”,功架精准,极具美感。出新出奇的武戏场面以及汉军大胜的结局,让观众得到极大满足,成为留驻在当代人心中的历史回响。

一部好戏要多演。关起门来埋头打磨并非明智之举。十年磨一戏是一种精神,不是一种规律。尤其在社会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从市场以及观众反馈中找准修改方向,边演边改,才是提升剧目品质的正确做法。